

開場

專訪黃奇鏘： 我們應該怎麼來看 台灣廣告50年

文：唐青

當年從一個騎腳踏車跑廣告版面，磨破兩條牛仔褲的廣告媒體購買開始起家，黃奇鏘加入廣告業那年正是1961年，也是台灣很多廣告代理商成立的那一年，算一算，正是台灣廣告50年的第3年。

問：是什麼促使你構想進行《台灣廣告50年》一書？

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想法——為歷史留記錄。我不想把它說的多偉大，它不是個使命，而是再不做就來不及了的一份迫切。

如今正是許多台灣廣告產業第1代創始人紛紛凋零的年代，現在還能夠跟我們分享過去經驗的，大概都是第1代的夥計變為第2代的老闆，這使得第1代的事件變得十分模糊，畢竟不是第一手經驗，只剩些斷簡殘篇。眼看著前20年的時光已經漸漸模糊，時間的推移實在不容我們蹉跎。

問：台灣廣告50年來，目前已保有哪些記錄？

廣告產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，只有最近這10年與20年的記錄，但仍有30年歷史尚未被記錄，尤其越早期的事實與資訊越加模糊。每當我想到我們應該有更詳盡的記錄，就感受到這本書的迫切性，不論是誰坐在我這個位置上，都應該要想到這件事的。如果未來有人要寫廣告100年，他一定會罵我，為什麼坐在這個位置上，見證了這50年卻沒有著手寫過，所以這是一個責任。

問：你覺得這本書對於廣告業的年輕一輩來說有怎麼樣的意義？

這本書的討論與構想花了一段時間，直到現在廣告界才終於達成共識，一致認為這本書十分重要。現在很多年輕人連許炳棠與陳福旺都不認識了，我們這本書站在純記錄的角度，功過不談，不過做過的事與留下的痕跡卻不能不談。

我覺得尋根是很重要的事，這是為什麼我們要讀歷史，甚至為什麼我們要修史，因為過去這些事情與現在其實是息息相關的。真正的事實可能已不可考，歷史往往如瞎子摸象，每個人從不同角度望去有不同的解讀，我們僅希望能夠記錄下多元的各方觀點，做到忠實重現。

問：您覺得廣告行業與其他行業的不同在哪裡，以致這本書有它獨特的價值性？

廣告業見證了技術變遷與社會經濟的脈動，也是政治經濟的最佳指標。閱讀商品的廣告，也可以閱讀到社會的現狀。還記得3、4年前George and Mary現金卡推出一系列廣告，當時的廣告量是名列前茅的，但不久後，因為卡奴的現象暴增，成為一個嚴重社會問題，這個廣告立刻就下檔。以往報紙廣告曾經風光一時，但隨著網路帶來的科技革命，現在報社經營困難，報紙廣告已經面臨危機。

廣告業也見證了技術的變遷，以前稿子做好，要做出一塊印刷用的鋅版，但進入彩色印刷，鋅版就消失了。後來的照像打字法，每個字都有一張底片，可以放大縮小，那時要打一個字要價都很高。但當電腦出現後，照相打字法的時代也結束了。就像現在數位相機出來，很多年輕人連軟片都很少見了。以前美工的學生，要學會的基本工，就是要把一條線畫的很直，但現在有了電腦，這些都不再需要了。

廣告50年這許多的大小事如同過眼雲煙，即使是過眼雲煙，如果你將剎那雲煙拍下，這也是雲煙呀。

問：聚集廣告業前輩話當年的過程，一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插曲與獲得吧？

看到第1代與第2代廣告人，加起來開了40幾次的會議，個個講起來眉開眼笑，彷彿白頭宮女話當年的情境，你就知道當中勾起多少回憶。

不過每個人從不同角度來看歷史會有不同的解讀，所以我們才需要找許多人一同參與，我們也盡量的保持公平中立。透過這次的出書，我們將東方廣告當時的第一張執業證照找出來，拍照存證，以免後代人不瞭解這件事的重要，將這個東西隨意扔掉，這也是我們的任務之一。

在會議中飽受爭議的是許多的第1次如何認定，例如：第1個到國外拍廣告的商品，是誰？誰是台灣第1家開放外資的公司？很多人說是奧美，有人說李奧貝

納，這些具有爭議的事，我們盡量找到當事人去還原當時的情況。

至於在這些大小事件中，我們如何選出重要的不重要的：前25年，找那些年高望重的前輩，後25年，我們也請到資深的業界人士來與談，共同將歷史還原。

問：您對於這本書的期盼與感謝？

期許這本書像是工具書與歷史書，以後要走入廣告業的人，不只是可以瞭解廣告的「近代史」也可以瞭解廣告的「古代史」，不知過去者，讀了它就可以知其所來。

這本書也會像一個家族生命樹一樣，你可以從中看到自己的過去，也許也可以看到一些你所不知道的小插曲，例如：你會發現原來陳定南曾經在東方廣告擔任AE，葉菊蘭也曾在廣告界服務多年，後來才意外的踏入政壇。

關於台灣廣告50年，廣告公會規劃了兩本書，這兩本書參與者包括學界、業界及公協會的人員，由《廣告雜誌》做廣告50年過去現在未來的專書，《動腦雜誌》則做廣告50年大小事件的整裡記錄。

最後，這兩本書要感謝，廣告公會學術委員會召集人朱詣璋的幫忙，《動腦雜誌》的社長王彩雲以及《廣告雜誌》的段鍾沂發行人，還有那些廣告界退休的前輩們，與所有贊助這本書使它得以成真的人。

